

歐洲國家爭取普選過程是因為中產階層興起，所以希望能夠自己的聲音能進入制度；中國大陸對普選態度卻因為富有階級都與政府的利益一致，致令往往因為站在與中央角度，否定普選民權。香港人則是很矛盾，希望保持現有自由，延續港英政府所建立的種種基本權利，但不少港人都不希望因為爭取民主落實的過程中，引起過激的行為而致令玉石俱焚。筆者為一社工學生，同樣肯定民主自由價值，但心痛香港在追逐民主的落實的同時，漸愈喪失其他與民主同樣珍貴的公民精神質素。

香港現今民主進程

在普選權利上，香港人普遍是認同民主精神。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在選舉特首時，我們只能從千二人的選舉委員會中選出特首人選。在立法會的選舉中，則分為全民普選及功能組別。前者為全香港人都能選出，功能組別則是某些利益團體代表才可以選出，例如教師選教育教、農民選漁農界。但是長久以來，由於某些界別的比例未有更新，又可以進入議會進行表決，例如漁農界選委只有159人，卻可以選出一人，教育界有七萬餘人，也只能選一個。最後，功能組別更否決多個民生議案，例如「制定公平競爭法例」、「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均能從地區直選所產出的議員所通過，卻被功能組別方面的議員所否決，可見未必能夠代表普遍市民聲音。

「公民抗命」以迫令政府進行政治改革？

最近，香港因為「佔領中環」牽起爭議。部分香港人希望以佔領香港一大經濟地區，即中環，以要脅政府徹實推動普選。但是由於中環乃香港經濟重鎮，不少人擔心會因為佔領中環而令香港經濟蒙受災難，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便指出佔領中環可能會使香港每天損失十六億港元。此外，也有團體認為佔領中環指向對象不當，應該指向香港特區政府而不應有針對內地中央政府的部分。無論如何，這正代表香港人對「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當中的矛盾，同時也會有牽涉到「一國兩制」的政制爭議。

筆者很少關心佔領中環是否合法。因為在追求公民基本權利與表達市民聲音的條件下，不應單以時下法律就去認同與否定當中的意義與是否應該實行。筆者一直思考，經濟利益與基本民權，哪樣比較重要。民主不保證民生，只是強調公民應該有參與政治與選擇社會代理人的權利；而經濟利益卻是人民生活水平所在，作為一個香港人，我願不願意放下部分生活條件，去追求自己應有的權利？

個人想法與結論

其實，香港人對民主精神絕大部分都是肯定的。但在實行民主的改革歷程中，因為政府遲遲未公佈方向，為政治局勢添上更多不明朗因素。尤其是保守派和改革派，兩方的激進力量正在不斷擴張，甚至有不少兩方陣營團體都高調地於各主流媒體唇槍舌劍。筆者不明白，為何如此重大議案，到目前為止政府都未有公佈任何清晰路線圖，四年後就普選立法會，但現在政府始終閉門造車，任由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在外撕殺？

最近不單是中聯辦發言人曾於公開媒體對未來香港實現的普選憧憬進行表態，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強調佔領中環無論如何包裝都是違法；美國駐香港大使館領事夏千福也表明「期待香港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的決定及港人意願，在2017年及2020年，真正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顯示外國與中央勢力在香港也有不少角力地方。筆者並不擔心外國高調支持本地民主發展，而是正正有世界性的重視，香港人才能避免只受內地政府壓力，延遲落實民主的速度。

不過，若只追求民主，欠缺公民互相尊重與自由的保障，則會引來更大的亂局。可惜，香港政局與社會矛盾近年不斷被激化，特首梁振英明顯無力維持社會和諧，建立如當選時所講的「香港營」，社會輿論混亂情況令人擔憂。筆者作為社工學生，亦出身基層，希望民主制度能夠在香港實踐。但近年目睹保守與建制力量上升，往往感到唏噓，究竟因為社會愈來愈混亂而不應予香港實踐民主？還是某些人製造混亂來減低市民對民主信心？無論如何，筆者期待民主早日落實，也希望政府應多做諮詢與盡早公佈草案，而不是冷眼漠視社會爭論不出來解畫。正正因為政府久久未行動與表態，令外界難以評估政府推

行方案為何以及其態度，佔領中環行動亦因為外界不能評估政府反應，變成一賭博 - 以癱瘓經濟來一搏不知有多可能成就的民主改革。問題不是方案提出者有多激進，而是政府為何還可以無動於衷？

作者陳柏亨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院學士

